

# 唐宋時期的摩利支天信仰及其流行（七）

高振宏\*

除此之外，前已提及，敦煌藏經洞的P.三九九九，出現一幅「摩利支菩薩曼荼羅」畫稿，其像主尊為摩利支天為三頭八臂造型，上方畫五尊立佛；底下乘豬車，由七隻野豬挽轅，駕車者為手捧日月的羅侯。但對於此畫稿的繫年，學者意見不盡相同，劉永增判定可能為十世紀作品，李玉珉則認為畫面表現與天息災本經文相吻合，李淞則以為約十世紀末至十一世紀初。<sup>1</sup>此外，日本的圖像抄中亦有收錄一三面八臂摩利支天圖像。此菩薩像面有三目，三面中左面作忿怒像，下有一豬。《別尊雜記》稱「此像唐本也。」但李玉珉認為三面八臂摩利支菩薩圖像的稿本並非唐本，應是宋本。<sup>2</sup>之所以會有如此爭議的原因，主要在於變相的摩利支天圖像斷代的問題：或許可以這樣思考，第一，唐代密教已譯出毗盧遮那佛的相關經典，因此以毗盧遮那佛為中心的五方佛未必遲至宋代才出現。第二，在藝術史學者的相關討論中，其實有一經典早於圖像的預設，相關圖像係依據

經典文字而創稿，但在實際的宗教實踐中是否即是如此，恐怕是可以再考慮評估的。此外，三面八臂的摩利支菩薩是印度十至十二世紀帕拉藝術長見的造型，那麼變相造型的摩利支天是否一定要等到宋代（十一世紀）才傳入中國，也可再作評估。第三，在相關討論中也還得考慮一點，就是三面多臂的摩利支天是來自印度的密教傳統？還是有可能是在中亞地區的創發？至少就阿地瞿多本與不空本，我們可見到他們應可能見過類似的底本，但在翻譯中卻加入了不同的元素，那這些變異的元素由何而來，或許可以幫助我們思考、判斷變相摩利支天的時代。

在北宋時期，有關摩利支天信仰最為著名的是太宗乾德六年（九六八）的〈摩利支天並陰符經碑〉（或稱「佛道圖文碑」），該碑置於京兆府（今陝西省西安）國子監，碑陽上刻《佛說摩利支天經》，下刻《黃帝陰符經》，二者均帶卷首圖。碑陰則有太平興國五年（

九八〇）所刻的《太上老君常清淨經》（帶卷首圖）、《太上昇玄消災護命經》、《太上說生天得道經》。《摩利支天經》卷首圖為天女型摩利

支天，首戴高冠，左手持天扇，右手垂下，掌中有一枚寶珠，雙足各踩一朵盛開的蓮花。左右各有一名手持白拂侍女，跣足立於雲端。右上角畫有一太陽，中有陽鳥，下有雲彩相托。《陰符經》卷首圖為情節性構圖，為「李筌見驪山老母」。<sup>3</sup>

本方碑文題《佛說摩利支天經》，小字「京兆府國子監」。又「神王女抄多摩尼莫說」，小字「梁代失譯」，正文起自：「如是我聞，一時婆伽婆……」，共三十八行，每行十一字。其內容與李玉珉所分判的敦煌寫本B類（僅錄一則咒語）相近，都屬於菩提流支本的摩利支天經。經後的碑記有：

安仁祚刻字，汝南袁正己書。助緣樊有永、弟有遂、前攝節度推官劉知訥施石，李奉珪畫像。乾德六年（九六八）十月十五日施主



徐知舜建，其經永在監內流傳。

李玉珉以「其經永在監內流傳」一句，認為由此可見《佛說摩利支天經》已進入官方認可的佛教經文，但李淞則以為此碑非官方所立，而是地方鄉紳和佛、道信眾集體合議之舉，反映了當時調和儒、道、釋的想法。同時也透過圖像的考辨，認為從卷首圖摩利支天的冠式變化，已可見宋代摩利支天的圖像偏離了「富貴」、「華美」的傳統，更加貼近經典所描述的「守護人」或「武將」形式。<sup>4</sup>兩位學者之說皆有其值得參考之處，不過主要討論多從圖像角度立論，但除了圖像之外，兩位學者都未討論到何以此方「佛道圖文碑」選刻《佛說摩利支天經》？以本碑所刻的四部道經來看，其內容寓有祈求長生、超度生天之意，相對來說，《佛說摩利支天經》似乎較未強調這部分的意義。從相關資料來看，筆者以為選刻《佛說摩利支天經》存在著幾種可能：

第一，《黃帝陰符經》所談為聖人當觀天地陰陽變化，掌握天人暗合之機，以合乎天道、切應自然。<sup>5</sup>

「察機」為其中一項重要的功夫。若以機微為事徵之曉，考慮摩利支天「日中不見」的隱形特質，或許兩經合刻有著大道無形，人需體會陰陽機微之變，不過度彰顯個人，以契合大道之旨。

第二，若綜合北宋時期的相關資料，摩利支天經、像似乎文士階層間頗為流行，如蘇軾（一〇三七—一一〇一）曾應其姪蘇安節之請書寫《摩利支天經》，經末的跋云：

侄安節於元豐庚申（三年，一〇八〇）六月大水中，舟行下峽，常持此經，得脫險難。明年十二月至黃州（今湖北省東部），見軾，乞寫此本歸蜀。眉陽蘇軾書。<sup>6</sup>

而在《宣和畫譜》卷一〈道釋〉中提到，北宋御府中收有陸探微與張僧繇的「摩利支天菩薩像」各一，<sup>7</sup>在南宋周密（一二三二—一二九八）《雲煙過眼錄》中提到：「游氏家藏陸探微〈摩利支天喜菩薩〉，徽宗題，四角『宣和』、『政和』印，及金書題『神品上上』。其畫青地細描，三首四臂。」<sup>8</sup>可能即為此畫像，而元代著名的書畫鑑賞家湯垕也還提到此幅作品。<sup>9</sup>姑且不論此畫是否真為陸探微所繪，但此畫能為皇室所藏，徽宗更為其題印，可見官方的肯定與重視。而到了南宋時期，仍可見到幾個類似的例子，如袁桷（一二六六—一三二七）《清容居士集》〈跋觀禪師摩利支天贊〉提到有位觀禪師曾為南宋重臣賈似道家中所收的摩利支天像題記<sup>10</sup>，家鉉翁（？—一二九四）亦為真谷居士陳彥

祥的「摩利支天菩薩像」作〈題摩利支天像下方〉<sup>11</sup>。從這幾個例子約略可看出，在宋代時期，摩利支天信仰與畫像是頗受文士階層歡迎的對象。

第三，從區域來看，此碑所置為京兆（今陝西省西安），而蘇軾之例為黃州（今湖北）與四川，皆偏屬中國北方區域，在南宋僧人宗曉（一一五一—一二一四）《金光明經照解》卷下也記載了一個發生在北方的例子：

摩利支天，此翻陽燄，由此天不可見、不可擬，火不能燒，水不能漂，猶如陽燄，故藏中舊有《摩利支經》一卷。至大宋太宗朝又新譯《大摩里支經》七卷，……。若人誦持神呪，則能隱身，路上水火、王難、盜賊、軍陣，皆不得便。舊經後有記曰：相州（今河北省北部）有人夜夢一鬼牽車，羣猪繞之，車中盡是文書。人問其故？鬼答曰：「此合殺兵戈之籍也。」看之，皆是人名。鬼曰：「欲得免殺，當持《摩利支經》。」其人因請斯經，至誠受持，不數月間，果有兵戈，獨得免脫。<sup>12</sup>（《卮續藏》，第二十冊，頁五二一下。）

在此則故事中僅提到《摩利支天經》一卷，無法確

定是哪一個譯本，不過文中說「舊經後有記」，大體可推想，此一故事應發生晚唐五代至宋初，至少是天息災譯本之前。從這幾則資料來看，中唐至北宋時期，摩利支天信仰似乎較流行於北方，或許因此緣故，「佛道圖文碑」選刻了這部佛經。且從這些靈驗故事內容來看，基本上是延續了唐代以來的概念，認為奉持此經可以消災除厄，避免兵禍。在北宋天竺僧人日稱（約一〇一六—？）<sup>13</sup>等奉詔翻譯的《大乘集菩薩學論·護身品第六之二》也都特別提到：「復次，若為賊侵害，當誦摩利支。真言曰：……。由念此明出生無量大德威光。」（《大正藏》第三十二冊，頁一〇二下。）其所錄的真言雖然與唐代譯本不同，而和天息災本較為接近，但都同樣強調奉持摩利支天咒可除災避凶的效用，而此一特質，在南宋時期更被凸顯。（未完待續）

## 註釋：

\*政治大學中文系助理教授。

1. 劉永增，〈敦煌石窟摩利支曼荼羅茶圖像解說〉，《敦煌研究》二〇一三年第五期，頁一—十一；李玉珉，〈唐宋摩利支菩薩信仰與圖像考〉，《故宮學術季刊》

第三十一卷第四期，頁二十五—二十六；李淞，〈關於九六八年京兆府國子監裡的《佛道圖文碑》〉，《考古與文物》二〇一一年三期，頁七十六—八十二。本文所據為網路搜尋到的二〇一一年六月再修改版，題名改為〈經典聖地的新經典——關於九六八年京兆府國子監裡的《佛道圖文碑》〉，網址：<https://fh.pku.edu.cn/docs/2018-11/20181108123325338235.pdf>。

2. 李玉珉，〈唐宋摩利支菩薩信仰與圖像考〉，《故宮學術季刊》第三十一卷第四期，頁二十五—二十六。
3. 李淞，〈經典聖地的新經典——關於九六八年京兆府國子監裡的《佛道圖文碑》〉，頁一一。
4. 李淞，〈經典聖地的新經典——關於九六八年京兆府國子監裡的《佛道圖文碑》〉，頁三。
5. 託名為諸葛亮的〈黃帝陰符經集註序〉云：「所謂命者，性也。性能命通，故聖人尊之以天命，愚其人而智其聖，故曰天機張而不死，地機弛而不生。觀乎陰符，造化在乎手，生死在乎人，故聖人藏之於心，所以陶甄天地、聚散天下，而不見其跡者，天機也。故黃帝得之，以登雲天；湯武得之，以王天下；五霸得之，以統諸侯。」（la）李筌《黃帝陰符經疏》：「釋題：陰。闇也；符，合也。天機闇合於行事之機，故曰陰符。」（上



: 1a)

6. (宋) 蘇軾：《東坡題跋》（津逮秘書本），卷四，頁二十一—。

7. 參見《宣和畫譜》卷一〈道釋〉「陸探微」、「張僧繇」條。李玉珉指出在唐代的畫史著錄中，都不曾有陸探微和張僧繇畫摩利支天像的記載，且兩人所在之時，菩提流支本的《摩利支天》尚未譯出或剛譯出，所以此畫不太可能為兩人所作。參見〈唐宋摩利支菩薩信仰與圖像考〉，《故宮學術季刊》第三十一卷第四期，頁七。李玉珉之說頗值得參考，一方面摩利支天經典初譯時，仍為諸天，到不空本才被稱為菩薩，而就《宣和畫譜》所收作品來看，陸探微底下的「托塔天王」、「降靈文殊」，張僧繇的「文殊菩薩」、「維摩菩薩」、「九曜像」、「鎮星像」等，都較是唐代流行的信仰，因此的確有可能是託名兩人的作品。不過，徽宗及北宋皇室畫院本身都是畫家，他們肯定這些作品固然有可能以此提升皇室收藏價值與品味，但另一方面也是肯定這些作品的畫工。

8. (宋) 周密：《雲煙過眼錄》，收入《畫史叢書》，卷二，頁三五—。

9. (元) 湯垕：《畫鑒·六朝畫》：「陸探微與愷之齊名

，予平生止見文殊降靈真跡，部從人物共八十人、飛仙四，皆各有妙處，內亦有番僧手持髑髏者，蓋西域俗。然此卷行筆緊細，無纖毫遺恨，望之神采動人，真希世之寶也。今藏祕府。復有維摩像、觀音像、觀摩利支天像，皆不迫之。」（重編說郛本）頁一一二。由此可見湯垕曾過陸探微的「文殊降靈」真跡，此畫當時被元代宮廷收藏。而從之後的語意來看，他可能有聽過陸探微的維摩詰、觀音和摩利支天像，但未實際見過，但推想應該都不如文殊降靈。此外，在〈唐畫五代附〉中提到：「又見善神二燈（幀）、摩利諸天像、帝釋像、木紋天尊像，及行道觀音、托塔天、毗沙門神等像，行筆甚細，恐其（吳道子）弟子輩所為耳。」應是較為可信的摩利支天圖像紀錄。

10. 其文云：「觀禪師此贊為賈相作。維釋迦慈悲廣度，勅諸天以護衛濁世，非黨私滅公，徇其所請。江上祈和，乃拘留信使，罔上以為奇功。使終日梵唄、香雲滿室，神其吐之矣。觀師言語不迫，隱然恤緯之憂。厥後師漬身竄，三尺童孺，猶指罵不絕。桷幼歲親觀其事，今老矣，尚忍言之。」《清容居士集》，卷五十，頁二七b。從內容來看，這位觀禪師曾藉摩利支天圖像提醒賈似道應以國事為念，如諸天護衛生民。

11. (宋) 家炫翁：《則堂集》，卷四，頁三三四 b 1。

三三五 a。李玉珉以為家炫翁一開始提到的摩利支天菩薩「空諸有相，心體湛明，與道為一」，所以能「行乎日之前，我能見日，不為日所照。我能見日，以有形有色而見也；日不能照見我，虛空無體，不可以形色求也。」正可與天息災本的「今此大菩薩，身遍於法界，清淨若虛空」之言相互應和，可見天息災本對南宋摩利支天信仰的影響。見〈唐宋摩利支菩薩信仰與圖像考〉，《故宮學術季刊》第三十一卷第四期，頁十九—二十。

但李玉珉關於本段的詮釋恐怕是誤讀，此處家炫翁係以佛教的真俗二諦來詮釋摩利支天能見日，卻又不為日所照的特質，並非是呼應天息災所說「身遍法界，清淨若虛空」，且該文僅提到陳彥祥奉摩利支天香火五、六十年，日禮八拜，誦唸神咒，面壁內觀，無法具體看出其所奉持的摩利支天法是來自那個譯本。

12. 在《金光明經照解》中有另一則以韋馱、摩利支天為懺堂護法的故事：「韋馱天神，此天姓韋名琨，乃南方增長天王下八將之一耳。……昔天竺四明，各制光明懺，竝不列韋天。熙寧中明智師游學永嘉忠公之室，一日告歸。忠曰：『子歸必紹延慶法席，余嘗夢摩利、韋天，欲為位於道場。』殆歸，果尸是剎。二天預位，從是懺法，加召天下像設，亦取則。事見《明智塔記》。」

然此經諸天名目俱顯，獨不言摩利支天，今因而載之，庶崇奉者，得其實也。」（《大正藏》第三十二冊，頁五二一，下。）從此二條記載，天台宗的扶宗繼忠（一一二—一〇八二）與明智中立（一〇四六—一一一四）

兩位禪師將摩利支天加列為懺儀的護法諸天之一，似乎是在推動摩利支天信仰，但在志磐《佛祖統紀》卷三十三〈佛門光顯志〉「供天」條下提到：「述曰：磐嘗案煥師義述供天禮文（板在東湖尊教寺塔局）定十六位，先梵釋，次北天。法智謂：經家先標北方者，西土以北方為上，次東南西南，次功德、大辯。若摩利支、韋馱二天，是明智住南湖日加入之（事見本傳）。次密迹、散脂、樹神、地神、鬼母二十八部，共十六位。……舊立十二位者，依懺儀也；十四位者，後人加樹神、地神也；十六位者，加摩利支、韋馱也，或加日月娑竭羅龍等。或為十八，或為二十。雖據經文，實為汎濫。世有寔師天傳者，正墮此弊也。」（《大正藏》第四十九冊，頁三二一，上。）可見南宋時佛門內部對於過度擴增的護法諸天有不少異議，因此摩利支天恐怕未必是佛教儀式中普遍性的護法諸天。此則故事或可表現宗曉推廣摩利支天信仰的立場，但未必能代表在天台宗高僧廣為推動摩利支天信仰。

13. 日稱，中天竺人，賜號「宣梵大師」。於宋仁宗慶曆六

年（一〇四六）至汴京，奉敕從事譯經。至和年間（一〇五四—一〇五五），與法護、梵才、宣秘等共譯出《大乘集菩薩學論》二十五卷。嘉祐八年（一〇六三）譯出《十不善業道經》一卷，英宗治平元年（一〇六四）譯出《諸法集要經》十卷。後又譯出《父子合集經》二十卷、《福蓋正行集經》十二卷、《事師法五十頌

》、《六趣輪迴經》一卷等。神宗熙寧五年（一〇七二），日僧成尋來宋，與師親交，翌年三月成尋訪師於太平興國寺傳法院，商議以所譯之新經送進日本，時師年五十七。其後事蹟不詳。參見《佛光大辭典》「日稱」條，頁一四五六。

## 台中慈明高中舉行「敬老恤貧」活動

台中太平區的慈明高中長期以來秉持「關懷社區鄰里：實踐互助共好」的理念，服務鄰里：慶祝重陽節，董事長常露法師募集大批物資，並舉行「敬老恤貧」愛心活動，發送校園周邊社區，關懷獨居老人及弱勢族群，落實教育即生活之目的。

慈明高中董事長常露法師指出，重陽敬老的祝福，就是讓家庭教育與品德教育落實並融入生活中，從親身的帶頭引導，讓每位學生都能培養出「知恩、感恩、惜福」之素養，成為有內涵的慈明人。同時，期許「重陽敬老」節日喚起社會大眾關懷長者，另弱勢族群，抱持「人溺己溺、人飢己飢」的愛心，準備豐盛的生活物資，分送鄰里溫暖鄉親，讓學校鄰里互為一體，情感交流更加親密。

太平區永隆里長張立緯說，慈明高中在地方上辦理各項愛心活動，整合社會資源，達成社區共好效益，實現教育即生活之目的。常露法師是佛教界德高望重的長老尼，長年以來默默行善，其善行義舉亦獲內政部公開表揚，他代表里民向董事長致上最高的敬意。

慈明高中指出，以佛教精神辦學「慈、智、聖、行」校訓鐫刻校園。近年，順應潮流，增開照顧服務科，樂齡族成為學生學習及關注焦點。另設立餐飲、美容、觀光科等建教合作班，協助弱勢學生順利升學，解決學生家庭的經濟困境。同時，配合國家新南向政策而招收僑生建教合作班，今年邁入第二屆，國際化教育理念深獲好評，對僑生的照顧更是不遺餘力，獲得所有僑生的感念。近年來榮獲教育部品德特色學校殊榮，獲社會大眾肯定。